

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

西河不云乎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聲成文謂之音是故
詩之興也心聲之其傳也心宅之作詩讀詩解詩胥是
物焉千載遇之且暮也豪釐失之千里也夫鋒麗於及
卻及求鋒而尋諸歐冶則近而遠之也月入於櫺倚櫺
求月而問諸方空則遠而近之也吾讀杜十年索杜於
杜弗得索杜於百氏詮釋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攝吾之
心印杜之心吾之心悶悶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來
邂逅於無何有之鄉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
三離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數存焉
於其間吾還杜以詩吾還杜之詩以心吾敢謂信心之

言才八角
非師心與第懸吾解焉請自今與天下萬世之心乎杜
者潔齊相見命曰讀杜心解別為發凡以繫之

詩運之杜子世運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氣
或近於霸詩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長也別出春秋紀
載體材而義乃合乎風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杜集于四百有餘篇
大抵皆怨詩也變雅也故其文為史記之繼別而其
志則離騷之外篇須識取不亂處乃得

注與解體各不同注者其事辭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
事辭而出事辭以神吻為準故體宜勿混而用貴相

顧

騷漢鄴中江左諸詩代各有注李善五臣注選解行於
注之中降自唐初以後詩注本漸少大都所謂流連
景光陶寫性靈之什不注可也唯少陵義山兩家詩
非注弗顯注本亦獨多然義山詩可注不可解少陵
詩不可無注竝不可無解

汎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語曰時事古事古語自魯豈
王洙師氏夢弼之徒援據亦略備矣其謬者牧齋長
孺駁正特多近時仇本按羅夏富鑠中節採大率本
此三書間有叅易論著十得二三耳至時事則例等

於注而義通於解所引用諸書如新舊二史通鑑會
要國史補明皇雜錄祿山事蹟之類出入比附先後
主奴自錢朱以後諸家依傍黃鶴舊本互相違反其
謬又與宋人等茲焉或仍或改務使本文主意與當
年故實若符節之合水乳之投此中頗費苦心異同
始參半焉

虞山持論見於鼓吹者嘗言郝本專取注事猶得注家
之遺頗以廖解爲多事而其箋杜則解義間綴篇末
至朱氏本亦錯見於節間是仍不廢解說矣此外則
有若演義本義博議愚得會粹胥鈔說詩論文集註

詳注杜通杜臆杜闡杜解杜釋律注律箋律解等書
又青門邵氏旅農俞氏諸評本及唐氏唐詩解顧氏
日知錄沈氏別裁集所論載不下數十種句鉤字釋
解乃繁然競起焉雖然杜未有解杜自不亡杜未有
解解猶可不作吾嘗謂杜之禍一烈於宋人之注再
烈於近世之解心解之所爲不得已於作也

老杜天姿醇厚倫理最篤詩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都從一副血誠流出而詔及君臣者尤多
虞山輕薄人每及明皇晚節肅宗內蔽廣平居儲諸
事跡率以私智結習揣量周內因之編次失倫指斥

過當繼有作者或附之以揚其波或糾之而不足關
其口使藹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負疚得罪此老不少
愚不憚刑精盡氣䟽通證明者於此益力

昔人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與言杜今且於
開元天寶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廣德永泰大曆三十
餘年事勢胸中十分爛熟再於吳越齊趙東西京奉
先白水鄜州鳳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縣梓閬夔州江
陵潭衡公所至諸地面以及安寧之幽薊肅宗之朔
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沒之松維邠靈藩鎮之河北
一帶地形胸中亦十分爛熟則於公詩亦思過半矣

詩中關合地志處不可悉數間又涉天官家言注家承
訛於地志十有三四至舉天官等書則不謬者十無
一二矣今地界則取衷於唐書而證之輿圖統志以
求其合天文則取衷於晉書蓋晉天文志於諸史最
詳其星象名號與世傳觀象清類所云並皆脗合歷
歷白榆舉目瞭然也惟傷春詩之執法則指勢星而
言晉志以後無此名參之石氏星經始定

當時亂端不一其大頭腦前曰安史後曰吐蕃曰藩鎮
他如蜀之徐知道段子璋崔旰湖南之臧玠輩又錯
起其間注家遇說亂處往往東西混淆甲乙回迭此

亦大費攷覈又其時稔亂不已宦豎典兵重帥權輕
守令賈武夫賤儒術勞遣戍困征徭三致意焉最足
攷鏡世變亦特為檢出

解之為道先篇義次節義次語義語失而節紊節紊而
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說者每喜摘一句兩句甚
或一兩字別出新論不顧篇幅宗主如何歸宿上下
文勢如何連綴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

孔氏序春秋正義曰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理致難
者乃不入其根節誠哉古今義疏之通病也杜自入
蜀以後艱奧彌繁不揆樸昧安意鉤索偏遇艱處輒

處不肯一字放過不敢一言牽率蓋每讀一詩必疏
觀前後數冊而創通其大致非鑿按之難而穿穴之
難讀書遑遑如此

凡見解之大反乎舊說者間舉一一相質辯皆最有關
係處也其大槩則直據臆見書之實則苟同者絕少
然雖不舉舊說而拙解獨見處必一一疏言其故若
曰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律諸
劉炫之攻武庫則予滋戚已

舊說合者採摭略盡更有幾處經友人酌定及第手訂
改俱不敢掄為已功其詩詞明了初學悉能通曉則

詩林八解
不贅一語

注列句下解附篇末體例庶乎不紊引古必載某書遵
往例也然多節文省方幅也再見則更節熟事則全
省他如注本有句解可採亦列句下其篇後總解則
低一格分書

編杜者編年為上古近分體次之分門為類者乃最劣
蓋杜詩非循年貫串以地繫年以事繫地其解不的
也余此本則寓編年於分體之中

忽古忽近忽五言忽七言初學觀詩每苦之今統分六
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絕句而

每卷篇數不均則竊取詩傳之例各就卷內析之使
楮葉停勻其七排五絕篇數最少則一附卷五之末
一附卷六之前

集既離爲六體而各體續年大非艸艸蓋舊本以編非
其時而詩失其旨者動以百數也道在準居處酌時
事證朋游得者八九矣其無甚關係無從印合者略
依舊次不敢妄有牽附焉錢氏譏銓次之勞比之鼯
鼠食角余則謂汗漫之見特如矮人觀場正未可以
相笑

古人遺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無變

詩林心角
故可稽一也居有定處無征途顯迹二也語在當身
與庶務罕涉三也杜皆反是變故征途庶務交關而
事勘而年月昭昭矣惟天寶以前事端未起則不但
泥詩亦寥寥

少陵年譜輯自汲公權道魯黃諸家功不可泯行本
有異同例載卷首今則各依年分重加訂定析置逐
卷之前以便觀省

詩雖編年體各分見則有同時各體詩須彼此參看者
卽互注云有某篇見卷幾之幾又恐不能悉備特於
卷首另列編年詩目譜一冊仍序時不序體使身事

世事先後犁然

秦淮海論子美之長格窮蘇李之高妙氣埒曹劉之豪
逸趣包陶阮之冲澹姿兼鮑謝之峻潔態備徐庾之
藻麗擬諸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信乎其為知言矣
愚又謂子美往體詩不作古樂府及擬古篇最其超
軼羣子處譬則骨董器物肖古便是贗古惟命丑豪
傑卓然獨成乃所以為集大成

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
四排比之患而為前解後解之說者又欲矯兩截判
隔之失而為七轉八收之說者槩乎未有當也夫杜

詩林八角
三六
一片神行而已烏乎執

法之變既不容以一律繩之乃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爲
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少陵此體千古獨嚴要其
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嘗論及之
但標舉幾字爲串插鉤帶實無當於位置渾成之妙
故不免來世口實

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開古今聖手無兩每見名家
評杜至此尤無把鼻其與聞緒論確有稟承者大率
本元氏鋪陳排比之言爲之主張不知鋪陳排比但
可槩長慶諸公鉅篇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

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一
獵藩籬也唯斷句詩讓龍標太白獨步杜體自是秀
宗然多疊章而下須通長打片看去才顯真面目

自昔以攻杜爲快者在宋惟楊大年在明則有王遵巖
慎中鄭善夫繼之郭相奎子章楊用修詹譚友夏元
春之數人者吾不責之而哀之卽看翡翠誰掣鯨魚
可笑蚍蜉爭撼大樹南華老人云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唯不知故不嘿也

題下篇中時載原注公自注也昔人以謂王原叔王彥
輔諸家附益今細繹之僞者文必平順其枯澀者斷